

新华社记者吴剑锋、贺飞

在肿瘤科病房的床榻上,陈成芬将布满皱纹的手交叠在一起,手上的皮肤因疾病折磨而变得干瘪,关节和筋络显得异常突出。

20多年来,利用这双手,他弹琵琶,拉二弦,为100多个孩子打开通往南音艺术的大门。

“我不怕死,只怕这么好的音乐没人传承。”躺在病床上的陈老说,每天醒来,最让他担心的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未竟的南音传承事业。

牵挂半生的南音梦

对年近八旬的陈成芬而言,55岁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他为学生奔波,而之后的日子,他找到了新的追求——南音。

这一中原文明衣冠南渡、与闽南地方戏曲融合而成的音乐形式,被誉为“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2009年,南音被列入世界“非遗”名录。作为发源地,陈成芬的家乡福建泉州也是南音文化流传最盛的地区。在闽南古厝,听三五成群的老人摇头晃脑唱南音古调,曾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10岁的时候,我常常跑到河山镇街边的古厝,听老人们弹唱。”时隔60多年,陈成芬依然记得家乡当年传出的袅袅余音。自幼痴迷南音的他,白天在外公开的食杂店里帮忙,而到了夜晚,听南音浅唱低吟成了他最重要的娱乐活动。

“喜欢南音吗?过来我教你吧。”

有艺人注意到了这个“常客”,向他抛出橄榄枝,但迫于生活压力,陈成芬没有接住。对于一个家境困难,只读到小学四年级便辍学打短工的孩子来说,学音乐是件过于奢侈的事。

这段记忆成为他近半个世纪的牵挂。1995年村里成立南音分会,大家看他热爱南音,一致推荐他做会长。借此契机,逐渐放下生活重担的陈成芬选择拜师学艺,在55岁那年正式开始一段南音学习的生涯。

不赚钱还倒贴的传艺生涯

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南音学习困难重重,仅看谱一项就难倒不少人。但因长期的耳濡目染,陈成芬进步神速,20多天,告别师傅开始自学的他,一脚已迈入“南音演艺”的行列。

虽然只当了20多天“学生”,但陈成芬没有想到,“老师”这个头衔,自己却一戴就是20多年。

1995年,镇上的一所学校找到他,希望他能帮忙推荐一些南音老师给孩子们开班。很快,班级组建起来,可老师却中途离开了,学到一半的孩子只能眼巴巴干等。

陈成芬决定自己上。他一边买书和影碟自学,一边开班教学。从此以后,小镇多了一个骑着自行车来回穿梭的身影——每次授课,天还没亮,他就会骑行到南音社整理乐器,侍弄花草,摆好在店铺给孩子们买的早餐,等待来上课的孩子。

小镇里多数家庭的生活不算富裕,为了让更多孩子接触这项民间音乐,陈成芬不收学生一分一毫。曾有老人领着孙子,提着猪肉来拜师,一向和蔼的他严厉回绝了,当场就让老人把肉留下来,猪肉拿走。

这种近乎偏执的举动在家人看来难以理解。更让他们无法理解的,是他对学生不计成本的投入。他给学生买乐器,最便宜的也要1000多元,单是琵琶就买了15把。除了乐器外,学生的演出服也由陈成芬统一置办,“有的孩子长得快,春天买的,冬天长个就穿不了,所以每个孩子至少有5套演出服。”

究竟为100多个学生花费了多少,陈成芬自己心里也没有数,有旁人帮他算了一下,“不下20万元”。

相比之下,他自己却省吃俭用。女儿陈宝玲说,父亲没有退休金,一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咸菜、稀饭是老人饭桌上最常见的食物。但他经常招待学生来家里吃饭,知道有的孩子喜欢吃虾,还会特地买来亲自下厨。“连孙子都会说,爷爷心疼学生比心疼自己还要多。”

在学习之外,陈老就像所有孩子的家长。学生喜欢看课外书,他二话不说就成套买下来;听说孩子上学有困难,抢着帮忙联系学校的依然是他。而回到课堂上,陈老则是另一副严肃的面孔,孩子唱不好时,他会立刻喊停,耐心将每一句词背后的故事讲清楚后再继续,没有任何将就的意思。

“很尊敬,但也很心疼。”谈到对陈老的感情,学生雷丽丽说,对于学生,他可以倾注所有的心血和时间,却不会为自己考虑太多,往往到撑不住了,他才会选择休息。

“我不怕死,只怕这么好的音乐没人传承”

有网友看到陈成芬的事迹后感慨,陈老的人生一如他的音乐,淡然,徐缓,却委婉深情。

然而他只是轻描淡写,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伴随着热爱而生的一种传承南音的责任。

去年,镇政府为他规划了一块新的教学和演出场所。他投入大量心血,操心南音馆的内部设计,墙上挂着的展板上印的都是他字字写成的南音故事。年底,南音社特地邀请了泉州当地的其他南音社团共同举行专场汇演。为此奔波劳累许久的他,撞到演出顺利结束,他也病倒了。

辗转多家医院检查后,陈成芬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小半年的化疗令他的体重由120多斤掉到80斤出头,尽管身体消瘦,老人精神依然矍铄,常在病床上吸着氧,紧握着发抖的手在纸上练字。陈宝玲说,父亲这样练习是怕回去以后弹不了琵琶。

“现在已经弹不动琵琶了。”陈成芬笑着说。医生们知道他爱南音如命,做理疗或手术时会给他放南音当作安慰和鼓励。嘟嘟呀呀的曲调一出现,陈成芬的心就踏实了,“一下子不知道疼痛了”。

大部分时候,躺在病床上的陈成芬都会念叨着教到一半的学生。“我不怕死,只怕这么好的音乐没人传承。”谈到没有教学继承人的问题,一向乐观的他一度红了眼眶,“那些学到一半的孩子没人教,就会荒废掉。”

作为一个“被抢救”的人,他希望自己能有更多时间抢救这份遗产。“学南音的孩子越来越少,愿意无偿教学的老师也少了。”在陈成芬看来,传承是比自己健康更值得担忧的事情。

一周前,陈老再次回家,十几名学生赶来看望他。孩子们穿上紫色的演出服,专门在院子里给陈老演唱了一曲《直入花园》,唱词不高亢,不激昂,却延绵不绝。陈老坐在一旁,拄着拐杖乐呵呵地看着。“好了好了,太热了,进来休息一下。”陈老招呼道,又张罗买菜招待孩子们留下吃晚饭。对他而言,这群孩子和这首曲子,都是和生命同等重要的存在。 新华社福州电

『我不怕死,只怕这么好的音乐没人传承』

南音艺人陈成芬 教义演 60 多载,病重仍心系南音

成风化人

人物周刊

被毛主席接见的战斗英雄,退休还“拄拐禁毒”

记浙江玉环 93 岁老党员郭口顺的奉献人生

本报记者王俊祿

青年时期闹革命,作为“战斗英雄”被毛主席等领导人接见;退休后投入关心下一代和禁毒工作30多年,拄着拐杖翻山越岭劝诫吸毒青年。入党70年,浙江玉环市93岁的离休干部郭口顺始终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奉献光和热,为当地几十万干部群众树立了榜样。他说:“只要脑子还能思考,手脚还能动,党和人民需要,就要继续干下去,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70 年党性淬炼奋斗人生

31年前,刚刚离休的郭口顺又“上岗”了:每天雷打不动到街道关工委“上班”。很多时候,他还拖着病体,奔走在给青少年上党课、帮扶吸毒青年的路上。

参加革命70年,入党70年,今年93岁的郭口顺经历了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大潮。离休前他任玉环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现为玉环市关工委名誉主任、坎门街道关工委顾问。

30多年间,他放弃各种法定休息日,做各类报告1000多场,受教育青少年30多万人次。他和其他老同志筹资500多万元助学帮困,帮助了近200多户没钱上学、没钱治病、生活困难的青少年和群众,挽救失足青少年近千人……

1948年3月,郭口顺参加革命并入党,担任闻名全国的坎门英雄基干民兵营首任队长。1951年,在南海排山海战中,他率领民兵以

小钩船战胜了海匪的大帆船,战斗景象被定格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960年10月,他出席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87年,郭口顺从领导干部岗位上退了下来,有企业多次高薪邀请。“他们无非看中我的人脉资源,假公济私的事我做不来。”郭口顺拒绝了,“自己做人有四条基本原则——坚持党的理想信念;事事要带头;只求付出不求回报;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四条原则,不能少。”

看到当地一些青少年不务正业,不少学生经常打架滋事,青少年犯罪率在上升,郭口顺比谁都急,“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我们这些从枪林弹雨中过来的老同志不能眼看着他们垮掉。”就在退休当年,他自告奋勇出任坎门关工委主任,不要分文报酬,不过节假日。

近十几年来,他先后发动400多名老干部、老党员、老同志成立坎门禁毒阳光会所,并获得全国禁毒工作先进集体。近年来,郭口顺共获得全国优秀离休干部、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等国家级荣誉7次,省市荣誉约70次。

挽救失足青年,乐当指路明灯

在坎门禁毒阳光会所墙上,有一幅标注着各种代号和数字的巨大图板,上面详细地记录着每名吸毒人员的尿检进度。

一大批离退休干部,成了坎门禁毒阳光会所的骨干。坎门关工委秘书长骆石锦说,“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办厂的,我退休后,儿子们劝我在家安享晚年,可是在厂里帮忙,可

是,我被郭老感动了,他比我大20岁,不拿分文发痒余热,我也可以。”

吸毒青年阿俊曾四进戒毒所,是一个让民警也感到头痛的“吸毒老手”,行踪不定。经过多方了解,老人们得知阿俊经常居住在坎门的一座山头上。郭口顺便和几位老同志一起,拄着拐杖,连续4天翻山越岭,找到阿俊谈心,劝他戒毒。其间,郭口顺得知阿俊还有个80多岁的老母亲。于是,他两次自掏腰包买来买菜,翻山越岭送到阿俊家,给其母亲生活上的照顾。

终于,阿俊被打动了,“就是天王老子来我也不买账,但你们这么大年纪,非亲非故的,还这么帮我,我再不戒毒就不是人了。”后来,阿俊不仅戒毒,还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教育其他人戒毒。不少失足青年动情地说:“郭老就是我的指路明灯。”

截至目前,坎门禁毒阳光会所累计帮教吸毒人员432人,95%以上的吸毒者就地接受帮教,263人成功脱毒,占辖区总吸毒人数的61%,帮助安置就业、创业人数达到80%以上,打破了“一日吸毒,终生吸毒”的魔咒。

安贫乐道,公烛无私光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随着年事增高,郭口顺眼睛花了,头发白了,体力衰退了,高血压、动脉硬化、心机梗塞、胃炎等慢性疾病常年相伴,但他仍一心扑在关心下一代工作上。

虽然是一名正处级离休干部,但郭口顺安贫乐道,一生简朴。走进他的家,50多平方

“鱼塘博士”给鱼建“跑道”,“跑”出养鱼新模式

“前些年养鱼是站在塘边穿雨鞋,现在养鱼可以坐在岸上穿皮鞋。”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菱湖镇勤劳村养殖户沈连宝说,多亏了村里来的“鱼塘博士”,他们不拿一分钱,管起鱼来常常比自己还上心。

五点半起床,六点半先到沈连宝的鱼塘“报到”,观察养殖尾水处理、鱼塘含氧量等情况后,再驱车40分钟到单位上班,周末和不同研究领域的同事一起,到田间塘头集中解决渔民问题……

这是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原居林大半年来时间表,妻子还时不时开玩笑地说,“大热天跑鱼塘这么积极,是不是有你的股份?”其实不然,南浔区是全国闻名的淡水养殖区,渔村的科技特派员既是来做研究的,更是来促生产的,他们把实验室“搬”到鱼塘里,把研究成果第一时间应用在养殖产业中,让渔村的老百姓们尝到不少甜头。

“别人家的鱼都不咋吃食了,你看我的鱼吃得多久……”在看到鱼塘里的鲈鱼在“跑道”上欢腾地“奔跑”,跳起来抢食时沈连宝心里乐开了花。

“跑道养鱼”是“鱼塘博士”们给村里带来的新方法。沈连宝介绍,传统的水产养殖比较粗放,塘里水质混浊、岸边杂草烂泥也多,夏季鱼吃食少、死亡率高、水污染严重。

而现在他的池塘中间有四条长25米、宽5米的水泥槽,这就是鱼儿们的“跑道”,“跑道”占池塘5%左右的面积,其余池塘面积则养水,“跑道”边的一台“推水增氧”装置,使塘水保持24小时循环流动,还能定期将鱼类排泄物、饲料残渣分离出养殖水体,形成小池养鱼、大塘养水的模式,“喂食时就坐在跑道边的格栅上,既不晒也不脏。”

由于“跑道”里养殖密度大,刚开始渔民



▲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原居林在湖州南浔区菱湖镇勤劳村观察鱼塘排污池(8月9日摄)。新华社记者黄筱摄

们也有担心,有时看到鱼吃少了,怀疑生病了,都会给原居林打电话,“无论是几点,他都会认真听完我的问题,然后帮我想办法。”沈连宝说,平时有原博士做鱼塘的“家庭医生”,周末还会有淡水所“红色星期六”的其他专家“集体会诊”,鱼当然能养得好,“用药少,生长快,肉质紧,价格比传统方法养殖的鱼要贵6到7元一斤,今年鱼塘里的8万斤鲈鱼已经全部订出去了。”

今年5月,沈连宝向原居林反映情况,说鱼在夜间11点后即使推水力度开到最大,还是不活跃,于是原居林把车开到鱼塘边,在里面蹲守了两天两夜,每隔三小时就测一次鱼塘水含氧量,30多次的数据记录下来,他竟然发现塘水溶氧量有固定的升降规律。

“我拿着这些数据也是如获至宝,科研中新的创造点其实不难发现,和生产结合起来觉得能做的东西太多了。”原居林非常兴奋

地说着挖到的“宝”。

后来根据这份数据变化图,他告诉沈连宝可以买一台纯氧装置,在几个固定时间点给鱼塘提供纯氧,能达到成本与效率的平衡。沈连宝按照他的说法实践后效果立竿见影,鱼儿们晚上也不会“厌食”了。

原本都是按照老辈们的经验养鱼,如今沈连宝看到把科学技术运用到实际生产中的作用,也更加积极配合“鱼塘博士”们的科研工作,“连我80岁的老丈人都学会了如何用手持测氧机。”

刘梅2012年从浙江大学环境学院博士毕业后,到淡水所工作,刚开始总觉得研究水域生态修复在水产养殖领域难以发挥作用,当时科研课题也常常是“浮在空中”,“记得刚开始工作时我的年度计划基本上都要发多少篇SCI论文。”

自从2016年她成为南浔区菱湖镇分管渔业的挂职干部,即使天气炎热,身怀六甲,她依然三天两头就往鱼塘跑,池塘边气温格外高,汗水将衣服湿透,她还乐此不疲地跟养殖户讨论,“在基层挂职后,才知道什么样的科研题目真正有意义,写在土地上的论文,解决老百姓实际问题的科研让我觉得干劲十足。”

今年刘梅结合生产实际申报的课题“鱼塘跑道水速与鱼类脂肪代谢关系”一击即中,获得浙江省一项科技基金的支持。

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所长顾志敏表示,科技研发也需要一场“供给侧改革”,在解决生产问题中凝练科技研发方向,在科技研发中解决实际生产难点,科研成果能迅速转化,切实破解了科研与产业结合不紧密这一难题,形成服务产业与人才培养互利双赢的格局。(记者黄筱)新华社杭州电

百日奔跑 金飞豹100天挑战 100场马拉松纪实

族聚居区。

回顾这100天,金飞豹的记忆按下了快进键:一路艰辛,一路风景。

“每场马拉松都很难忘,也许头一天我还在巴拉格宗的雪山,第二天就到了金沙江边的河谷,饿了可以在中途吃过桥米线、烧豆腐,渴了可以喝普洱茶、刺梨汁,奔跑中还有老乡递来刚摘的李子、桃子。”

从大理赛区的“高原777挑战赛”到泸沽湖畔的“女神马拉松”;从洱源县的“保护弓鱼”到香格里拉的“守护滇金丝猴”;从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的“三江穿越”到保山地区的“保护非遗”;从火把节、花脸节的狂欢到看孔雀飞、追大象跑……他每天都在以不同的主题记录着家乡。

伤,差点半途而废

伤病差点让金飞豹在第94站折戟。

这得从第93站轿子雪山说起。这一站对金飞豹意义非凡。1986年,23岁的他挑战了这座海拔4000多米的“滇中第一高峰”,并成功登顶,至此迈出了探险生涯第一步。

32年后,当55岁的金飞豹以奔跑的方式回到轿子雪山,此时的他已攀登过七大洲最高峰;徒步到达了南北极点;完成了70多

场国际马拉松赛,包括7场距离超过100公里的超级马拉松。

但命运似乎就爱开玩笑,就在他探险梦开启的地方,金飞豹旧伤复发,疼痛开始影响到他最后7天的比赛。

第94站,金飞豹的膝关节、踝关节疼痛加剧,他每跑一步都不敢用力,在补给站停留的时间也更长,工作人员需要不时为他按摩治疗。最终,金飞豹用时6小时30分完赛,这已经接近秘境白马设定的7小时关门时间。

从这站开始,金飞豹每天只能靠吃止痛药缓解疼痛。

“医生说我的疼痛是因为每天超负荷奔跑,膝盖滑膜长期摩擦引发炎症所致,庆幸的是未伤及要害。”当听到医生说自己还能完成剩余比赛时,金飞豹悬着的心落了地,他认为那是在天堂的母亲在保佑他。

今年初,金飞豹参加了七天挑战七大洲七个马拉松的赛事,就在奔跑南极洲一站时,金飞豹的母亲在家中离世。

“我纵有奔跑七大洲的能力,却跑不到妈妈身边作最后送别,这是我人生最大遗憾。”金飞豹愿意用奔跑的方式表达对妈妈的思念,“这100天,我每天都在内心深处默念着妈妈,希望她能看到我在奔跑,在为梦想奔跑,为家乡奔跑。”

跑!希望人人都动起来

最后的100米,金飞豹大口喘着气,迈着重灌了铅的双脚,朝着“公园1903”的凯旋门奋力前行。虽已精疲力竭,但在他晒黑的脸上,笑容已璀璨如花。

8月26日下午14时38分,金飞豹用时6小时25分完赛,结束了自己连续100天100场马拉松的奔跑。

金飞豹很感恩,因为每天都有跑友陪伴他跑完全程。“在奔跑中,大家为了减轻我的痛苦,都尽量放慢脚步陪我,一直用不同的方式鼓励我,大家都知道,我挑战的不是速度,而是持续100天的毅力和体能,我做到了。”

100天时间,“秘境白马”让更多人了解了马拉松,也推动了这项运动在云南的发展。

明年,金飞豹想用奔跑的方式做全国的主题,做一个展现中国的人文、民族、自然资源的秘境白马。“我希望有更多人加入奔跑的行列,大家可以以3公里、5公里开始,跑起来,动起来,真正体会到全民健身的好处。”

金飞豹终于如愿举起了“白马王子”的奖杯,这个纯手工制作奖杯是他赛前专门为自己定做的。

100天后,他实至名归。(记者岳冉冉)新华社昆明8月26日电